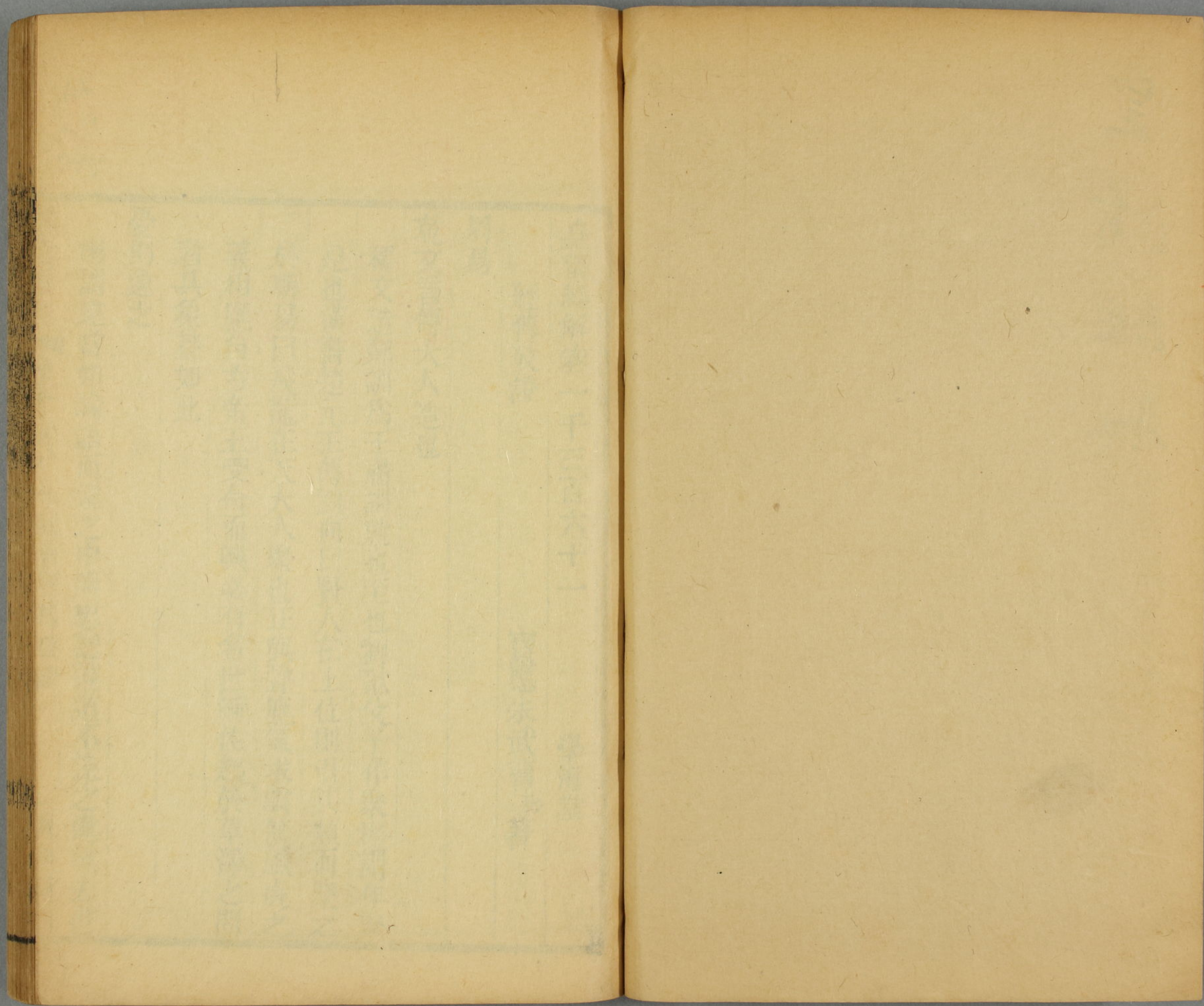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一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

彬

著

所錢文
有詢那

周易

乾文言傳大人造也

釋文造鄭訓爲王肅訓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彬謂作聚是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正與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義相應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名世輔佐起於草澤之間者其象蓋如此

憂則違之

彬謂違當如論語而違之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之違違去也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六十一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一庚申補刊

12
20
944

猶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爻主隱而不見故言勿用亦曰行之者通論出處之義如此爾

善世而不伐

彬謂此卽顏子之無伐善漢之陳太邱王彥方庶幾近之見龍在田時舍也

彬謂舍讀爲舒二出潛離隱時當發舒正義謂九二爻當建丑寅之間於時地之萌芽卽是陽氣發舒之義與此正相發坤彖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通典引魏博士秦靜議禘禮曰易曰坤爲土王位西南黃精之精盛德在未故大位以來祖戊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

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且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彬謂此漢魏人利字屬下讀之證

象地勢坤

彬謂乾健坤順二卦之德地勢坤猶言地勢順耳與天行健辭意正相對如曰尊乾獨不書卦名恐非經旨

初六象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元和惠氏於郭京易舉正之謬悉辭而闕之獨信履霜無堅冰二字以三國志魏文帝紀爲證彬謂亦不足信淮南子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春秋繁露基義篇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遜卽順之謂張平子東京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二庚申補刊

曰堅冰作於履霜後漢書魯恭傳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恭以明經與白虎觀議是漢人所傳有堅冰二字明矣

文言傳含萬物而化光

于令升曰光大也彬謂光與廣同易言未光言光大義皆訓廣六二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知光大也于令升曰位彌高德彌廣也彖傳含宏光大屯九五施未光也虞仲翔曰陽陷陰中故未光泰九三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虞曰

震爲行故光大也咸六四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晉上九道未光也萃九五志未光也虞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皆訓廣也

屯六二傳六二之難乘剛也

此釋屯如邇如四句以剛柔始交故曰難也

詳見下無往不復條下

師初六否臧凶

彬謂否臧卽不善之謂以律則善不以律則不善故曰失律凶也李鼎祚曰凡首出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失其旨矣

凡彖方來後夫凶

彬謂方並也凡取象於建國親侯方來卽諸侯皆來之謂考

工記惟若康侯毋或若汝不康侯故抗而射汝所謂後夫凶也

泰九三傳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彬謂易之傳辭往往包上下文言之如此傳天地際合上文無平不陂言否九五傳大人之吉合下其亡其亡二句言也睽上九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則并全爻之義釋之因初六傳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亦合上下文而言舉此可以隅反否象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注營或作榮是古本爲營營惑也儉與斂同斂德則懸跡銷聲不求人知遜世無悶豈復營情祿利乎孔氏正義乃謂以節儉爲德不可營華其身以居祿位陋矣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彬謂假格古同用此當讀如孟子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蓋至治之世於變時雍其得於觀感者深矣况一家乎何憂之有故傳曰交相愛也

未濟彖小狐汔濟濡其尾

秦策黃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彬按今易無狐涉水之文當卽指小狐汔濟言之故傳曰无攸遂不續終也

彬竊觀近世言易者多祖漢學然漢人唯京氏有書當時卽指爲異黨見於李氏集解者荀虞二家爲多元和惠氏輯易漢學上溯原於孟喜施氏梁邱氏則絕無傳矣見於班史者

劉向歆父子始治易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人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日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眾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治易事張禹禹受之施讎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此西漢人之言易而後人絕無稱述之者

又按未有傳注以前諸子傳說所徵引雖未必盡合經旨然微言大義必有一二存焉今具列之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呂氏春秋務本篇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異則動卒有喜召類篇史默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

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
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
上如寢關暴橫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
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
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
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汎論訓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
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
大也人間訓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

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易曰豐其屋蔀其
家窺其戶聞其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
賈誼新書容經龍也者人主之辟也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
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春秋
篇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
此之謂乎春秋繁露基義篇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劉向
說苑法誠篇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
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吾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
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
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奉使篇趙

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雜言篇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王充論衡藝增篇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徐幹中論修本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虛道篇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爵祿篇易曰豐亨無咎王格之勿憂且日中身尊居易之謂也凡此諸說未必非七十子之支流餘商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六十一

朱武曹經傳攷證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七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二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尚書上

克明俊德

鄭注俊德賢才兼人者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彬謂馴順同馴德卽順德詩曰應侯順德是其證堯之克明馴德猶易之自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皆此義也

試可乃已

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彬謂古人言可卽不可上歸訟可乎卽其證史記多以訓詁字易經文然不可爲可必古經師相傳如此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六十二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明明揚側陋

五帝本紀曰堯曰悉舉貴戚及疎遠隱匿者彬謂上明字與下明字異義周語尊貴明賢晉語明賢良韋昭注曰明顯也蓋舉而用之之謂明下明字則指位之通顯者洪範曰毋虐癸獨而畏高明揚雄解嘲曰高明之家是其義蓋下明字與側陋相對指在朝之貴顯而言上明字與揚字對即稱舉之謂疎遠隱匿皆側陋也

賓于四門

鄭注賓作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彬謂四門當即明堂之四門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唐虞之制雖無可考然傳記所載黃帝時有明堂則其事蓋起于古遠

在璿璣玉衡

彬謂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許叔重說文解字曰璣珠不圓者蔡邕曰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璣徑八寸圓周二尺五寸而強古無密率徑一圍三圓周八寸安得圓周二尺五寸而強所謂圓如彈丸者第舉其可旋轉而言固不必其中規也蓋天體橢圓近世歐羅巴入中國其說始顯而古昔所傳已萌芽於此然則璣之制其諸羨而不圓者與

如五器

鄭注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彬謂五器卽桓信躬穀蒲五玉古者玉亦名器王制錦文珠玉成器學記玉不琢不成器虞夏之制雖不可攷然周人尙文未必去器崇質也馬融曰禮終則還之是五器卽五玉明矣
韋陶謨載采采

彬謂史記作始事事詩蟋蟀傳采采盛貌也卷耳傳采采非一辭也蒹葭采采傳采采猶萋萋廣雅萋萋茂也則采采亦盛多之辭

日宣三德 日嚴祗敬六德

鄭注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彬謂鄭說非也三德六德祇言德之備者所受彌大耳寬栗柔立凡有邦有家者不當如是邪

俊乂在官

彬謂有家士初試爲大夫者也有邦則有封邑采地在官則仕於王朝者蓋六卿之長如禹作司空契爲司徒之類故上言翁受敷施下言百寮師師百工惟時良由股肱王室左右厥辟故也

撫于五辰

彬謂五辰卽四時庶績其凝謂四時當行之事次第而施周禮所謂官成是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

庚申補刊

無教逸欲有邦

彬謂上文有邦指有采地於王朝者此有邦則指畿內之諸侯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彬謂上下合尊卑言之下句亦專戒諸侯

益稷汝明

彬謂上文汝翼汝爲取輔助之義明但取其視而可見聽則取其聞而可知此第以服飾采章聲樂一事爲言非行政之大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彬謂不在在也

工以納言

彬謂工官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賈誼書曰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又曰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慎惟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觀民能歷其才藝汝惟敬蓋周以工爲太師虞夏以納言爲工所職略同堯以龍作納言所謂讒說殄行卽庶頑讒說之人至舜又以禹兼其事也

帝光天之下

彬謂光與廣同

罔晝夜頌頌

彬謂言無晝夜皆頌頌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指慢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明庚申補刊

游傲虐而言

朋淫于家

彬謂說文引朋作朋古讀與風近當讀如馬牛其風之風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詔責樂成王萇曰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娣取人妻饋遺婢妾是朋與風同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馬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彬謂漢書律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鐘位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又曰三代各據一說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旋五行之道

也又曰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行之合於五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行而相經緯也禮記月令盛德在木盛德在火盛德在土盛德在金盛德在水禮運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虞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言順四時所當行之政令而布之則歲功成而民氣和樂或言五行或言五辰或言四時或言三正或言三統或言王微其實一也蓋舉五行以該四時舉三正迭建以該十二月威侮怠棄又互文以見義當是時

朝多秕政君無悛心萬事不理盡一歲十二月所行之政而
隳壞之傳曰與亂同事罔不亡有扈氏之謂矣周本紀引逸
太誓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
亡國之君先後如一轍爾

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彬謂割讀如曷與下率割夏邑之割不同正之爲言征也若
曰舍我穡事而何爲征夏乎觀不敢不正正亦讀如征今朕必往
之言觀之則民情可見矣殷本紀無夏字

盤庚上率籲眾戚出矢言

彬謂此當以率籲眾爲句戚與蹙同迫也疾也矢誓也言呼
眾民而疾出誓言也

若射之有志

彬謂志與識通志古文識後世作幟史記索隱引作幟標幟
猶埒也

度乃口

彬謂度與杜同

盤庚中鮮以不浮于天時

彬謂毛詩瓠葉鄭氏箋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此鮮字亦當作
斯康誥惠鮮鰥寡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彬謂今予命汝句顧命茲子審訓命汝一無之言無也一詞
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三

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賈誼陳政事疏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司馬遷報任安書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匡衡地震日食上書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壹與一同儀禮古文一作壹後漢崔瑗戒子其贈贈之物羊豕之類一不得受合諸說觀之則一為詞助發端之語益昭然矣

汝萬民乃不生生 往哉生生 敢恭生生 生生自庸

彬謂易大傳生生之謂易蓋取變化不窮之義周官太宰以生萬民注生猶養也與大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義同重言之則曰生生莊子大宗師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謨注常營其生為生生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之類皆可謂之生生

矣

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彬謂猶曰厥心違怨厥口詛祝也

恭承天命

彬謂上文承汝俾汝承持也

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彬謂上下猶言前後馬融注下下世也詩下武維周鄭箋下猶後也詳見下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注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彬謂東京賦百僚師師薛綜注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班固漢書敘傳

是青經解

卷之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庚申補刊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韋昭曰相尊法也蓋百僚師師盛世之師效也卿士師師非度亂世之師效也

小民方興

彬謂方猶並也爾雅天子方舟郭注方並也費誓蠹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爾無指告子

彬謂六字句史記微子世家引作今爾無故告子王肅注無意告我也

史記周本紀引逸泰誓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孔氏正義三正三統也周

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後漢

書郎顗傳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章懷太子注春秋合誠

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朱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

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

也詳見上威侮其五行條下

洪範土爰稼穡

彬謂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師古曰爰亦曰也方與上文一例小顏說得之

以爲天下王

彬謂王之言往也言爲天下所歸往也上言天子作民父母則爲天下君意已見

彊弗友剛克

彬謂友親也與彊猛親近者宜以剛克之與和順親近者宜以柔克之弗辭也弗友猶言友也

惟辟玉食

彬謂漢書敘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通鑑一百三十六齊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工商之家僕隸玉食胡三省注曰玉食珍食也

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鄭注不讀曰負是也又曰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彬謂如此言是公以武王之疾歸過于三王非請命之意也白虎通曰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

而復子之也蓋負抱也有鞠育之義責任也言王有子民之任于天知天心仁愛斯民必不忍王疾弗瘳乃呼籲以禱冀三王之矜憐而或恕之也方與周公請代意合不以天子之辭而以諸侯之辭言者謙也

予仁若考

史記魯世家作予旦巧彬謂表記辭欲考鄭注考巧仁若考猶孟子之言仁且知多材多藝必當時稱頌周公者有斯言故孔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也

無隕天之降寶命

彬謂寶讀如子孫保之之保古鐘鼎文或作永保或作永寶是保寶古字通

皇清經學

卷之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九庚申補刊

大誥弗弔

彬謂弗弔猶言不淑雜記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左傳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之何弗弔詩不弔昊天並同蓋淑訓善弔亦訓善左氏襄十四年傳有君不淑注淑善也

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 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

彬謂閉塞也壅遏不行之謂天降威爲句卽指卜辭而言觀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之言可見用以也以武王所遺之寶龜紹天明欲以繼天之明命下文云天興我小邦周武王惟卜用又曰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卜用二字連文則指寶龜言審矣卽命曰三語皆卜人之辭越茲蠡果於此蠡然

動也

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

彬謂予翼連上之辭猶臯陶謨之言汝翼獻賢也翼輔也言民之獻者十人爲我之輔助不曰翼予而曰予翼文偶倒爾或曰謙辭于往也予輔以往而輔武王所圖之功凡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故下文言不可不成乃圖功予不敢不極卒圖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蓋不徒制禮作樂之謂或稱武王或不稱武王猶詩稱湯曰武湯古帝命武湯亦曰武王武王載旆其義一也

大誥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

彬謂義者宜也宜爾邦君多士之安予也

是書經

卷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無恙于恤

彬謂此承上不印自恤而言無恙也言當戒慎于所憂恤以成武王之功

天閱恙我成功所天亦惟用勤恙我民酒誥厥誥恙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汝劼恙殷獻臣汝典聽朕恙

彬謂恙慎釋詁文然其義未盡釋言誥誓謹也則謹慎與誥誓近恙之訓慎亦與誥戒相近天閱恙我成功所密戒我之成功也厥誥恙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戒庶邦庶士少正御事也汝劼恙殷獻臣戒謹殷之賢臣也汝典聽朕恙言康叔亦常聽朕之教戒也王懷祖先生曰廣雅云慎敕也慎與敕同義卽是戒慎之慎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

勒謹戒眾

今本勒誤作勤依宋本改

周官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二曰誥則謹字自是謹戒之義非謂謹慎也

肆子曷敢不越卬敕武王太命

彬謂十二字作一句讀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彬謂此數語最爲難解以鄙意測之兄考非父兄之謂兄古況字考成也友親也友伐厥子猶言親伐厥子勸勉也弗救之言救也上言武王得大命況乎功已成就雖在民養其可不勉而救之乎下文誕鄰胥伐于厥室鄰近其辭與友伐厥子同義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二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三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尙書下

康誥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彬謂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句

宅心知訓

彬謂宅度也詩惟此王季帝度其心毛傳心能制義曰度下文亦惟助王宅天命宅亦訓度即圖度天命之謂若作居字解則不辭矣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彬謂言汝之事惟宏王之應保殷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荀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彬謂如荀說勅從力得聲若而也有與又同

非汝封又曰剿則人無或剿則人

彬謂非汝封又曰一氣讀又與有同非錯簡也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彬謂臬司句絕說文司字下臣司事於外者是司猶事也言陳是臬事而師殷罰之有倫者也下文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彝常也法也罰之所斷即殷彝之有倫者語意正同

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罔弗慙

孟子引此三語督作閔慙作讞罔弗讞上有凡民二字偽孔傳集傳並以顛越人訓首句彬謂凡盜賊殺人未聞有顛越人趙邠卿注孟子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此解甚確當取以補書傳

亦惟君惟長

君長當是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方指康叔言

越厥小臣外正

彬謂此承上惟君惟長而言小臣外正皆其屬也小臣即其

家老外正當指鄉遂之大夫有地治者爲民司牧故曰外正
爽惟民迪吉康

彬謂爽卽不爽言不爽者惟民道之以吉則無不安也
未戾厥心

彬謂廣雅釋詁戾善也言由民心之不善故迪屢未同
爽惟天其罰殛我

彬謂爽卽不爽之謂惟天句絕
不則敏德

彬謂敏德非周禮之敏德敏勉也疾也猶言王其疾敬德

康誥明乃服命 君奭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明勗
明我俊民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王懷祖先生曰明讀如芒亦勉也彬卽先生之言而推之明
乃大服命勉我服命也厥亂明我新造邦言當永念天之固
命以治勉我新造邦也汝明勗明勗皆勉也古人不避重複
言勉以輔王猶詩言勉勉我王也明我俊民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義並同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彬謂小子當卽指庶邦庶士古人親愛之詞率以幼稚稱周
公稱成王曰小子同未在位稱康叔曰小子封是也
詳見下
孺子其

朋條
爾大克羞耆惟君

彬謂上言庶士有正謂一官之長大夫稱主有君臣之義能

養老惟一官之長下文爾乃自介用逸言取以自副乃所以逸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皆承惟君言金仁山謂君字乃是周字之誤非是

祇保越怨不易

彬謂保猶任也

庶羣自酒

彬謂羣之言君也庶羣卽邦邑之長

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彬謂自古王若茲監爲句上文王啟監下文若茲監是其證懷爲爽

彬謂爲之言作也始也言懷柔庶邦自近始

后式典集

彬謂集讀如左氏傳集人來定之集就也聚也言旣以明德柔之又以常法聚之也

召誥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刑句刑如百辟其刑之之刑刑法也與洛誥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語意略同大雅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

洛誥來視予卜休恒吉

彬謂休字句絕觀上文兩休字可見視與示同言示王以所卜之休也

王肇稱殷禮

彬謂稱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乃謂周公制禮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日庚申補刊

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說甚迂曲

孺子其朋

鄭注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彬謂古人親愛之辭多以幼小稱之此孺子其朋孺子來相宅汝惟沖子小子同未有位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氏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自謙之辭亦曰幼少子沖子惟子沖人弗及知惟朕小子其親迎尊敬之則曰伯叔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大夫則曰伯氏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左傳伯

氏而忘諸乎略舉數事明之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

彬謂正者官長之號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康誥惟厥正人孔氏正義正人若周官六十職正官之首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胡肫明曰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稷爲田正左傳虞思爲陶正滕侯爲卜正周禮天官之屬有官正酒正此所謂正即下文之師尹尹亦正也周公茲時欲致政歸老故戒成王如此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勿以我爲賢也彼無不如我者不敢廢王命故也猶傳所謂六卿之長皆民譽也

茲予其明農哉

彬謂周公爲國宗臣當復子明辟之後未必遽有歸老之心以訓詁求之明農皆勉也上文汝乃是不獲汝往敬哉乃所以勉成王茲則所以自勉也

公無困哉

彬謂漢書王莽傳公無困我水經注卷三十三呂忱曰澣水出蜀許慎以爲澣水也王懷祖先生曰我哉澣澣皆以形近而譌

多士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彬謂釋詁秉拱執也是秉訓執持亦有其奉之義金縢植璧秉圭是也爲助也皐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注爲猶助也史記屈原列傳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皆其證也君奭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臣之助也此言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民之助也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

彬謂傳謂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是其澤上添布字方合殆非也其澤屬下讀其澤在今後嗣王言先王之澤至今未艾不意後王之罔顧也又史記魯周公世家引帝無不配天者無其澤字

惟我事不貳適

彬謂貳讀如無貳爾心之貳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

彬謂古之君子多以上位言之此君子當指成王與下文則知小人之依相對孔傳乃謂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固誤鄭君謂君子止謂在官長者亦未顯

舊爲小人

史記舊作久馬季長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幼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小人也彬謂馬傳是也王肅以祖甲爲太甲僞孔傳遂謂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皆非也上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豈高宗亦嘗有小人之行乎大人以位言則小人以無位言可知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爲小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趙邠卿注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祖甲居民間久故能知小人之依猶漢宣帝微時具知閭里奸邪政治得失也

惠鮮鰥寡

彬謂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皆辭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惠于鰥寡谷永傳懷保小民惠于鰥寡後漢書明帝紀懷柔百神惠於鰥寡三引書并同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彬謂中與終同中身卽終身言自受命至終身享國五十年也經傳言五十多舉終身言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一作卒以學易此時孔子未必年未五十也孟子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舜年百有十歲終身之慕其非五十可知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彬謂訓若皆順也訓馴順本通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猶言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彬謂正與政同

君奭越我民罔尤違

彬謂尤違猶言過失

大不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上下即指天與民言之遏佚前人光在

家作一句讀不知天命不易作一句讀

大誥爾亦不易 墨子引知天命不易

泰誓若日月之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遏止前人之光在家其不克顯于四方西土可知矣是其證

故殷禮陟配天

彬謂配天受天命為天子非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謂

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皆指有天下

者言之莊子天地篇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

注謂為天子荀子大略篇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

慮事先患慮患洛誥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於

上下其自時中又以天與民對言春秋繁露祭義篇曰為人

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官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

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大戴禮少間篇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妣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心嗇地作物配天又曰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又曰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又曰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篇內四言配天則配天卽指更姓改物之事明矣故下文遂言多厯年所也

無能往來

彬謂無能能也往來卽指號叔閔天諸賢言之

丕單稱德

彬謂單盡也稱舉也言所以昭武王惟勉者亦盡舉有德之人在位也

誕無我責收罔易不及

彬謂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此以誕無我責收爲句言無我責是乃我之責守也

偶王在直

彬謂偶有次比之義與耦同亦輔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彬謂其汝克敬句下文其汝克敬德王先生曰以猶與也言與予監于殷喪大否也

予不惠若茲多詒

偽孔傳訓惠爲順彬謂惠與慧同論語好行小慧鄭注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漢書武五子傳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

不惠蘇林曰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惠曰清狂予不惠猶曰
予未有知耳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多方之義民

彬謂惟天不畀句多士兩言惟天不畀又惟帝不畀純大也
亦辭也當屬下讀觀下文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可
見

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彬謂宅度也

謀面用丕訓德

彬謂謀維也面向也嚮也言維向以訓德卽順德也則以度
人茲乃三宅無奇袤之民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彬謂往當作狂史記宋世家引微子我其發出狂狂作往是
其證桀德桀之德左傳桀有昏德是也下文其在受德譬馬
季長注受德受所爲德弗作之言作也作爲也往任惟狂者
是任下文是惟暴德罔後亦承此意言與下惟羞刑暴德之
人同於厥邦乃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先後一轍蓋立政
一篇專指用人故其反覆告戒如此

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

彬謂此當作一句讀夏卽方夏中夏之謂言使我周有此方
夏以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

奄甸萬姓

彬謂奄撫也覆也撫治萬姓卽承上文受命言之
率惟謀從容德

彬謂爾雅謀心也言武王匪特不敢替文王之德已也其率
循所行惟心乎文王之德得以受此丕丕基也

惟正是父之

彬謂正卽士師之長惟正是父則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可知
矣惟有司之牧夫皆分其職者是正之屬也

顧命無壞我高祖寡命

彬謂此篇以顧命名篇正義謂將死回顧而爲此語非其實
也馬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
誥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鄭注寡當爲顧聲之

誤也此寡字亦當讀爲顧卽取篇末二字名篇以題上事

呂刑苗民弗用靈

彬謂墨子作苗民否用練禮記緇衣作苗民匪用命練命令
並一聲之轉經師所傳不同爾

天作元命配享在下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元命猶言大命易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配享在下作配在
下猶言天立厥配受命旣固也

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

彬謂十字一氣讀方與上文相貫

無僭亂辭

彬謂此與下文勿用不行相對僭過也差也亂辭糾紛難理

之辭蓋兩造互相攻詰各執一辭端緒紛繁是非易淆殊難
剖決惟聽訟者心無差忒則無實者不得盡其辭推而行罰
亦無不行之患矣

哲人惟刑

彬謂哲卽折哲人惟刑猶上言折民惟刑也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彬謂閔予小子嗣爲句造猶遭也造天丕愆猶言遭天降罰
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意正如此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彬謂嗚呼有績爲句績功也

秦堃民訖自若是多盤

彬謂此引古人用韻之文盤難艱皆韻語訖竟也盤與殷同
當取盤桓不進爲義此穆公喪師之後歎民生之多艱慨師
徒之撓敗非帥師者之過乃用師之過故言責人易而受責
難皆悔過之辭

附釋大

尙書中凡言大者皆辭也辭者可有可無之謂盤庚永敬大
恤大誥爾多邦康誥四方民大和會天乃大命文王民情大
可見時乃大明服大傷厥考心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造民大譽大放王命酒誥我民用大亂喪德爾大克
羞耆惟君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洛誥予乃允保大相東土
其大惇典殷獻民多士天大降喪于殷大淫佚有辭予大降

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於茲洛君奭大弗克恭上下亦大維艱監于殷喪大否多方我惟大降爾命乃大淫昏乃大降罰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大淫圖天之命大動以威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不大宅天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大遠王命費誓汝則有大刑無大字皆可通

惟大邑大戾等字不可作辭助

不但此也不

亦訓大臯陶謨惟動不應徯志盤庚王用丕欽民用丕變丕乃敢大言以丕從厥志予丕克羞爾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丕乃崇降弗祥大誥弼我不丕基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汝丕遠惟商耆成人梓材庶邦丕享召誥其不能誠于小民丕若有夏歷

年洛誥丕視功載公稱丕顯德多士丕靈承帝事無逸否則侮厥父母時人丕則有愆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君奭丕承無疆之恤在讓後人于丕時多方罔丕惟進之恭立政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嚴惟丕式用丕式見德丕乃俾亂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無丕字皆可通不但此也誕亦訓大盤庚誕誥用亶汝誕勸憂大誥誕鄰胥伐于厥室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誕受厥命酒誥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誕惟民忽梓材誕保文武受民多士誕罔顯于天誕淫厥佚君奭誕無我責多方有夏誕厥逸誕作民主康王之誥誕受美若無誕字亦可通

生民之詩誕爾厥月以下誕字八見皆辭也

又推廣言之洪宏皆大

也盤庚用宏茲賁洛誥宏朕恭多士惟爾洪無度多方洪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三
圖天之命洪舒于民顧命宏濟于艱難無宏洪字皆可通又如純亦訓大君奭天惟純祐命亦惟純祐秉德文侯之命侵戎我國家純無純字亦可通淫亦訓大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費誓今惟淫舍牯牛馬皆詞也至毋無罔弗勿等字可以爲無可以爲有解經者不知爲詞助泥于一字之義輒如治絲而棼知其爲辭則經之可通十六七矣作釋大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三終

靈川秦培璿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四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毛詩上

周南關雎琴瑟友之

毛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彬謂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廣雅釋詁友愛親也左氏昭六年傳人亦於汝何有杜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友之之友亦當以相親爲義左右芼之

傳芼擇也正義引釋言曰芼搯也某氏曰搯猶拔也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芼熟而薦之也傳曰芼以薑桂自是始爲異義毛鄭詩攷正申之曰芼從艸毛聲菜之亨於肉清者也芼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六十四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一 庚申補刊

之言用爲劓毛昏義牲用魚毛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有毛是也彬謂毛之之毛仍當從爾雅毛傳爲義蓋流之采之毛之皆一時事不得分先後也如戴君說則左右二字不辭甚矣

葛覃維葉莫莫

彬謂莫莫萋萋廣雅釋訓皆曰茂也毛傳釋萋萋爲茂盛釋莫莫爲成就之貌因下文有爲締綌之事而言望文生義非也

卷耳采采卷耳

彬謂萋萋傳蒼蒼盛也萋萋猶蒼蒼采采猶萋萋蜉蝣采采

衣服傳采采衆多也是采采亦茂盛之貌

召南甘棠蔽芾甘棠

毛傳蔽芾小貌彬謂此取爾雅芾小也之訓以詩義求之殊不然釋名肺勃也言其氣鬱勃也說文市草木盛芾芾然廣雅釋訓芾芾茂也風俗通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牁也牂牁然盛也市肺沛芾音義並同蓋取鬱勃盛長可以庇蔭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亦取其能庇覆之義故召伯聽訟止舍其下後之人見其覆蓋陳壽三國志蜀先主傳先主舍有桑樹高五丈餘望之亭亭如小車蓋輒思召伯之德于不衰若豫章初生可抓而絕何必戒以勿剪伐乎

勿剪勿拜

皇清經學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箋拜之言按此與上伐敗聲義並同本無可疑唐施士丐創
爲新說謂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讀詩記從之穿鑿甚矣

騶虞

彬謂戴氏東原主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騶虞天子掌
鳥獸官射義所謂樂官備也嚴華谷詩緝已見及此特後出
者徵引更詳耳攷賈誼新書禮篇引此而釋之曰騶者天子
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羝以待壹發所以復
中也是漢初已主是說

邶柏舟汎彼柏舟

彬謂說文汎浮貌又泛浮也又芝字草浮水上也合諸說觀
之可知汎字之義

耿耿不寐

彬謂說文倣戒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毛傳以倣倣訓耿
耿正言其因戒懼而不寐也同聲同訓

雄雉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彬謂百爾猶言都凡也不知德行當知德行也德行卽下文
不伎不求之謂

北門政事一埤益我

彬謂一辭也一埤益我猶言埤益我詳見書今予
命汝條下

新臺燕婉之求

彬謂燕婉與凱風之睨睨同毛傳睨睨好貌檀弓華而睨大
夫之簀與鄭注睨好貌說文燕一作睨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鄘牆有茨不可詳也

彬謂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

不可讀也

毛詩讀抽也箋抽猶出也彬謂廣雅釋詁二讀猶說也

載馳誰因誰極

彬謂因讀如因不失其親之因儀禮喪服與因母同注因猶親也

鄭大叔于田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彬謂磬控縱送皆雙聲疊韻今人猶謂馳馬爲磬控

唐葛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鄭詩攷正曰旣言其夫今不在此又言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彬謂戴君說善矣玩此詩予美二句爲句中韻美與此韻與與處韻言予美則亡此矣在此者誰與獨處而已反覆嗟歎所謂繁音促節也

采芴人之爲言

正義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彬謂沔水民之譌言大雅民之訛言說文作民之譌言爲僞訛譌古通用沔水譌言其興書盤庚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沉于眾皆所謂訛言也

小雅斯干秩秩斯干

傳秩秩流行也彬謂爾雅釋訓秩秩清也與下幽幽訓深遠對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彬謂如與而通竹苞松茂當指南山所有者言以興起兄弟之式好非汎作比喻之辭

大人占之

彬謂大人疑卽太卜之職周官太卜下大夫一人掌三夢之法

節南山有實其猗

彬謂猗美也

詳見下

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彬謂勿罔罔也勿無之言有也夷常也易也已終也廣雅成也言平易其心適能終竟其事也勿罔君子罔君子也無小人殆小人殆也則無膺仕咸膺仕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

彬謂傭韓詩作庸常也鞠毛傳訓盈疑當訓窮鞠凶與大戾對文詔與凶同咎也

不自爲政率勞百姓

彬謂鄭氏箋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固謬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亦得之而未盡也詩之末章以究王詔方歸咎幽王此承上文誰秉國政而言皆責師尹與上弗躬弗親弗問弗仕一氣貫注蓋幽王之暴虐由於委任大師而尹氏之罪又

以委政於羣小凡國之疵民之病悉無關於當軸者之心而崇信姦回屏黜正士遂至罔君子而近小人事無鉅細聽於瑣瑣之姻亞卒至殘民以逞而辛苦墊隘天下跼於危亡而莫之省憂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齟矣

彬謂從來小人執政柄凡權勢所在未有不相傾相軋者及人主委任已專翕然附和三代以後覆宗絕祀鮮不由此迨觀詩所刺譏則其來久矣

式譌爾心以畜萬邦

彬謂詩中雖究王訕終章猶冀王心化而爲善庶可以畜萬邦忠厚之至也

正月瘋憂以瘳

彬謂雨無正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瘋病也經典釋文引孫炎注瘋者畏之病也舍人注瘋心憂憊之病也

憂心惇惇

彬謂爾雅釋訓惇惇憂也釋文惇本或作𢇛張平子思元賦何孤行之𢇛𢇛兮李善注𢇛𢇛獨也

念我無祿

彬謂曲禮曰短折曰不祿大戴禮四代篇大夫曰不祿左氏傳無祿寡君卽世通典引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佗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戴聖對曰君死不葬曰不祿則不祿乃尊卑之通稱此言民之無祿陳氏所

謂猶言不幸也非不得天祿之謂
于何從祿

彬謂從就也祿善也言於何時而獲就善乎引起下文後漢
書郭泰傳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耳卽此詩之義也

俟薪俟蒸

彬謂周官委人以式灋其祭祀之薪蒸木材注給炊及燎麤
者曰薪細者曰蒸

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彬謂此言人定則能勝天非天之果能勝也蓋天命無常未
有不仁愛斯民而欲止其亂使人君有反正之機遇裁而懼
側身修行則天心亦回而嚮之矣有皇上帝豈有所憎惡于
其間哉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譌言乃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彬謂山本高而謂之卑二語卽民之譌言也懲讀如荆舒是
懲之懲言雖聞譌言而莫之懲也召故老訊占夢對文周官
致萬民而詢之一曰詢國危是也蓋是時主昏政亂而朝廷
未嘗無人況天變著於上譌言興於下一二老成典型亦或
聚族而謀冀有嘉謀之入告無如相習成風陋危亡而莫省
君若臣子智自雄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覆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彬謂此與上章文勢相類謂天四句言宇宙甚寬而危疑交迫側身無所維號不敢不局不敢不踣之言於眾深切著明有條不紊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奈何今之人智詐漸毒而虺蜴爲心乎

乃棄爾輔

彬謂左氏僖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乎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高誘注車牙也輔頰也易咸其輔頰舌三者有相需之義陸氏釋文引馬注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攷工記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有頰之象下文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見輔與輻之交須闕一不可者也

員于爾輻

彬謂員與隕同言無棄爾輔恐隕于爾輻也

十月之交噂沓背憎

彬謂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卽相憎杜子美詩所謂當面輸心背面笑也

悠悠我里

傳里病也箋居也彬謂里與思同訓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耳

雨無正不駿其德

史記引堯典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彬謂駿與訓同書之俊德詩之駿德並通馴順也大雅應侯順

德是其證 詳見上

莫肯朝夕

彬謂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此暮夕于朝之服賈疏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曰子革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彬謂上文既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當以出言訓凡屈紉等字皆從出得聲竊疑出字亦同聲同義方與上下文一貫小閔謀猶回遘

彬謂謀猶回遘皆雙聲疊韻字謀猶字凡三見其單言謀者謀之其臧謀之不臧如匪行邁謀如彼築室於道謀是也其單言猶者不我告猶哀哉爲猶匪大猷是經是也此發端二語實一篇之大指言之重詞之複皆反覆申明歎息痛恨於國維之不振將不知所屆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彬謂匪彼也猶言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與下如彼築室於道謀語意略同

匪大猶是經

彬謂經行也謂舍大道而不行

小宛人之齊聖

彬謂左氏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杜注齊肅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彬謂此說非詩意也高山深泉以喻君德言人君尊嚴若神臨朝淵穆如山之高如泉之浚一嘖一笑不以假人則宵小之窺伺自無緣而入如是而言不妄發發必當理雖耳屬於垣亦有以弭其隙彼讒諂之蔽明何因而至乎

巧言匪其止其維王之邛

彬謂相鼠人而無止箋止容止也其韓詩作恭匪彼也言彼小人容止之恭適足爲王之病而已

蛇蛇碩言

彬謂孟子人將曰訑訑趙岐注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蛇蛇與訑訑古字通

旣微且幪

傳胥瘍爲微腫足爲幪彬謂旣微且幪喻讒人居卑賤之地非必真有斯疾猶新臺之刺衛宣公爲蘧孫戚施也

何人斯爾之安行

彬謂安緩也戰國策安步以當車後漢書崔駰達旨繫余馬以安行卽本此詩章懷太子注安行不奔馳也

我心易也

彬謂易平也

大東不以服箱

文選思元賦李善注引不可以服箱

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彬謂戒亦備也互文以見義

甫田攘其左右

彬謂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當取以詰此攘字毛鄭詩攷正迺謂攘爲援袂出臂恐嘗其旨否不須若此

賓之初筵矧敢多又

彬謂又猶侑也

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彬謂難與那同桑扈受福不那傳那多也說文引詩作受福不儺甚楚猗儺其枝單言之曰那曰難重言之則曰猗儺猶下文其葉有沃單言之曰沃曰沃若重言之則曰沃沃也何草不黃獨爲匪民

彬謂匪彼也與四月先祖匪人之匪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四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五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

彬著

毛詩下

大雅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

不是乎又是矣彬謂書言不顯不承詩言不顯不承其義並

同不訓大大亦爲詞助凡詩書中言不言大者皆辭助

詳見上釋

大不不通不亦辭也下文不顯亦世卽其證

不顯亦世

彬謂不顯卽不顯亦與奕同奕大也

厥猶翼翼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一

庚申補刊

彬謂翼翼盛滿也楚茨我稷翼翼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傳無念念也彬謂此爾祖指殷先哲王上言殷之助祭者服黼皐之服今爲王之藎臣則當念爾祖矣下文詳之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彬謂言殷士之宜念爾祖亦惟修其德而已蓋修德則克配上帝而受天命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殷之未喪師四語反覆諄切陳戒成王歸于鑒殷而告以天心之不假易也蓋此章太指以文王造周而言首章述文王之德神靈首出在帝左右次章言文王所以受命由其勉于合聞也唯

合聞休美故本支百世克生王國四章言不獨文王孫子卽有商孫子莫不臣服此章遂言峻命不易以示戒末章極陳文王之德足以膺天命而孚萬邦也

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彬謂此詩以天命發端首二語卽求其端於天明明在下猶言天監在下也赫赫在上猶言臨下有赫也若言文王之明明德著見於天則下文天難諶斯不能一氣貫注矣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申其意言天之意難信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彬謂此詩言天命文武佑啟有周溯其王

業之所由興匪特王季之勤王家也蓋實由母德焉徽音克嗣源遠流長不應近舉亾國之君發凡起例反覆思之此承上天命難諶王位之不易保而言古者讀殷聲如衣挾方言廣雅護也輔也郭璞注方言扶持將護不挾之言挾也言天位依于適子使之扶持而安全之文王因之以受方國猶召誥所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晏子亦言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也

維德之行

彬謂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所謂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也

縣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

彬謂柞械拔矣拔如大柞斯拔之拔皇矣松柏斯兌傳兌易直也晉語靡筭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此言木拔道通徑路坦夷混夷不得憑恃險阻唯有疾馳而去耳蓋氣實爲之奪也

旱麓干祿豈弟

彬謂猶言求福不回

皇矣此維與宅

宅傳訓居義反迂曲彬謂宅卽度也言天睠焉西顧維此爲帝所度所謂簡在帝心與有虞殷自天帝度其心義並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彬謂串夷卽昆夷箋說得之作之屏之以下謂岐周地多險

隘樹木刊除固然而未盡也作之八語言辟除道路翦伐榛
蕪以興起德之既修凡蠻夷異類之不率化者莫不望風遠
遁帝遷明德猶孟子所謂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也昆夷之人
相與攜持而去載行也載路程氏曰猶滿路也

文王有聲以燕翼子

彬謂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之翼翼覆也生民鳥覆
翼之

生民以弗無子

彬謂弗字之義箋說爲長許白雲曰弗無之爲有也不辭甚
矣

履帝武敏

彬謂此當如毛讀蓋敏與祀止子爲韻

居然生子

彬謂史記周本紀有莽而生子之文檀弓曰何居鄭注居讀
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居然猶莽而也

卷阿俾爾彌爾性

彬謂彌益也箋訓終則與酉複

板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彬謂說文泄字下注多言也毛傳憲憲猶欣欣憲亦讀爲軒
軒與掀同舉也凡稱舉稱揚皆憲憲之義爾雅憲憲泄泄制
法則也此言天之方難無徒欣欣然自得天之方蹶無爲多
言妄發蓋募改制之名必有變道之實故下文專以言詞言

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

彬謂擇與數同猶口無擇言之擇敗也莫如求民之莫亦與
瘼通病也蓋輯與擇相反治與莫相反言辭善則民獲益辭
不善則民受其害也四語承上意而申言之玩下數章可見
价人維藩

彬謂价與介同大也此與下文大師大邦大宗一例記曰大
人世及以爲禮則价人諸侯也大師大衆也大邦猶言友邦
冢君蓋近畿內之國如左氏所言晉鄭焉依也

蕩文王曰咨咨汝殷商

彬謂殷商卽指厲王詩人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杜子美詩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庶幾得風人之義

曾是彊禦曾是培克

彬謂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是趙岐注何曾猶何乃
也王懷祖先生曰彊禦雙聲壯盛貌培克疊韻方言培深也
釋名克刻也孟子培克在位趙岐注培克不良之人
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彬謂義猶善也言所執持者善類則彊禦者憤懣不平生心
怨望內人古通用蓋君子小人不並域而居而媚疾之臣尤
甚旣惡秉正嫉邪之人俾不得恣於民上於是植黨營私多
方讒說外則散布四國之流言內則深文而巧詆故賢人君
子不幸際昏亂之朝未有不爲小人所中者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彬謂無之爲言有也皆者違戾側者傾邪言由爾德不明惟是回邪反側之人當陪貳卿士之任猶上文彊禦與培克對文在位與在服對文此則皆與側對陪與卿對天不涵爾以酒

彬謂猶言涵爾以酒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傳揭見根貌彬謂揭廣雅釋詁舉也乃揭之本義也毛傳緣辭生訓耳詩人以木之顛沛喻國之阡危如木之顛仆而揭然將舉雖枝葉扶顛本根一蹶不起雖欲扶持而安全之終難以復振也抑四方其訓之

彬謂訓順也尙書克明馴德五品不遜史記引並作訓告之話言

彬謂話言經典釋文引說文作詁言詁故言也

桑柔倉兄填兮

傳倉喪也兄滋也彬謂倉兄疊韻卽倉皇也

民靡有黎

彬謂詩言黎民多矣不必訓齊民也民靡有黎承上靡國不泯而言當卽靡有黎民耳猶所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也民之貪亂

彬謂言民之欲亂已久乃復爲暴虐之行以迫促其民乎征以中垢

彬謂中垢猶中葍夜也故傳以闇冥解之

崧高戎有良翰

彬謂民勞箋戎猶女也指宣王而言猶上章言維周之翰也韓奕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彬謂幹不庭方言庭方也蓋爲屏爲翰以直道輔助其君如是

江漢告于文人

彬謂文人疑卽文王告謂告于文王之廟古者受命于祖凡發爵慶賞必于宗廟行之尙書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堯典受終于文祖皆告於祖廟之義不曰文王而曰文人何也曰文王之稱文人猶武王之稱甯人也

作召公考

彬謂作始也自父以上皆曰考召公當指召康公猶言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常武南仲大祖

毛鄭詩攷正謂文王之臣不聞有南仲彬謂古書經秦火不見於世者多矣安得以今之經傳足蔽周以來之事實乎以所見證之周書克殷解有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又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楊用修疑南宮忽卽八士之仲忽南宮百達卽八士之伯達安知南仲非南宮氏之裔耶南宮氏之子稱南仲猶南宮縉之稱南容也

瞻卬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庚申補刊

彬謂此言小人陰賊險很性情無常孫叔然曰忒變雜不一是也背違也戾也蓋讒說之人其譖於始也未嘗不漸漬易入及窮竟其事靡不與所言相反是豈究之未極乎亦不知何者爲所作之慝也

舍爾介狄

彬謂狄與翟同介狄大狄也當指犬戎言

不弔不祥

彬謂不弔猶言不淑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與不祥同義箋說太迂曲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優傳訓渥箋訓寬彬謂優與賢近當訓多訓勝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彬謂此承上昊天而言言天心仁愛人君未有不欲其嗣守厥後者況皇祖有靈方賴其圖維厥終保艾爾後而救之母俾隕越以作神羞也後指幽王

召閔兢兢業業孔填不甯我位孔貶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彼尸位素餐之人曾不知其玷缺而委任之而戒慎恐懼不敢偷安者反貶其位而不用也

周頌我將旣右享之

彬謂右與侑通

思文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箋率循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彬謂時夏指中夏言后

皇清經解

卷之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八

庚申補刊

稷貽我來牟之種帝命徧養無有疆界之分悉陳于中夏也
振鷺以永終譽

彬謂終與衆通衆譽卽指在彼在此者言之

雖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彬謂右侑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

傳庭直也箋申之曰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
道治民信無私枉彬謂以直道美文王義甚迂迴陟降庭止
猶言陟降在庭耳止辭也大雅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訪落
之陟降厥家敬止之陟降厥止文勢並相類
訪落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毛傳判分渙散也彬謂卷阿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
與廣大有文章也蓋以廣大釋伴有文章釋與皆緣辭生訓
非經之本義也判渙卽伴與伴與優游疊韻故箋以自縱弛
之意解之此乃成王始朝于廟之詩於乎悠哉歎美昭考德
之悠遠也朕未有艾言已年少嗣位未嘗歷試也將且也就
從也猶圖也將予就之猶言且欲從之以徐圖優游休息之
道亦非自縱弛之謂也

般於皇時周

彬謂皇美也大也

魯頌泮水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彬謂孝之爲言效也言魯侯之信文信武乃所以昭明感格

于烈祖也凡其所行無非效法烈祖者自求伊祐卽自求多福也

淑問如皋陶

彬謂廣雅釋詁淑清也猶呂刑言皇帝清問下民

商頌那猗與那與

彬謂漢書武帝紀猗與偉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言美而且大也與此詩相類傳訓那爲多則此猗字亦當訓美

元鳥方命厥后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亦帝命也非四方諸侯無不來服之謂受命不殆

彬謂殆疑與怠通受命不殆卽不敢怠遑之謂

長發苞有三孽莫遂莫達

傳孽餘也彬謂苞當如實方實苞之苞孽萌生也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孟子非無萌孽之生焉馬融書傳曰顛木而肄生曰枿枿與孽同顛木而發三孽則勃然其不可禁矣故曰莫遂莫達莫遂遂也莫達達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五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朱武曹經傳攷證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十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六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

著

禮記

曲禮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彬謂此言致事之臣問於它國若石碯使告於陳之類

行役以婦人

彬謂成十五年公羊傳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休注引此作

行役以婦人從語意尤備

將上堂聲必揚

彬謂劉向列女傳鄒孟母曰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此必

七十子之微言記禮者各識所聞遂與向言有詳略也

視瞻毋回

彬謂回邪也毋回猶言毋淫視非不爲回轉之謂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正義曰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殊禮不嫌也彬謂孔說非也禮小功以下爲兄弟兼從父從父昆弟言之獻米者操量鼓

彬謂廣雅釋器斛謂之鼓左傳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注石四謂之鼓管子地數篇民自有百鼓之數者不行注鼓十二斛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史記萬石君列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是其事又劉向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下公門式路馬後漢書張湛傳亦曰禮下公門軾路馬

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彬謂此應從陳氏說御卽爲人御鄭注御猶主也意太迂曲且與下典謁複

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彬謂何休公羊傳注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鄭君曰文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

弟衍殷禮也注立孫曰據周禮是用何氏義也

遂命覆醢

彬謂古者食必有醬皆兼醢醢言之儀禮正饌有菹醢則每食有醢明矣孔子聞子路之故適食坐設醢故不忍食也

末之卜也

彬謂末之句論語末之難矣亡之命矣夫曾子曰微與語意略同古者師行卜右僖十五年左氏傳卜右慶鄭吉是也此言卜之不吉非言卜國之無勇也

畏

盧植注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畏刑者也通典八十一白虎通德論畏者兵死也彬謂畏威也故

先儒皆以兵死釋之陳氏集說乃謂畏懼而死謬矣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彬謂行道之人猶言行路之人秦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彬謂觀曾子啟手啟足之言可見聖賢兢惕之心至死無時或釋子張此言則與易簣時氣象大不侔矣此張之所以爲張也與

疑汝於夫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庚申補刊

彬謂疑儼同儼比也周官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氏注疑之言疑也是疑亦通作擬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漢書高祖本紀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儼無上下之分食貨志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注疑讀曰儼儼比也文三王傳儼於天子師古曰儼比也李蕭遠運命論子夏還老子家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尤一切證

疇昔之夜

彬謂爾雅釋詁疇孰誰也釋訓誰昔昔也詩墓門朱子集傳誰昔猶言疇昔也

其動也中

彬謂中猶得也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有無惡乎齊

彬謂此卽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說觀孔子答語可見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彬謂情實也言居喪作僞使人疑其無哀戚之實也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彬謂墟邱也與虛同此言過墓生哀入廟生敬迺人心之自然感物而發情動於中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鄭君注墟毀滅無後之地太膠固矣

王制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

彬謂養亦畜也此卽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公家言不畜

大夫言不養亦互相備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彬謂賈誼書作三十歲之通而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位而食日舉以樂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彬謂此君子以位言之不徒行猶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不徒食謂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之類

月令毋肆掠

鄭注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肆之三日彬謂淮南時則訓作毋笞掠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肆極掠笞也合上下文觀之高注爲允

舉長大

淮南時則訓作舉孝弟

挺重囚

鄭注挺猶寬也彬謂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挺猶緩也高誘注淮南呂覽並同

律中黃鍾之宮

正義引蔡氏熊氏說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欽儒江慎修主其說彬謂蔡氏熊氏是也黃鍾九寸爲最長濁律主十一月之氣不得複言於長夏之後漢書律厯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

量嘉矣又曰龠其狀似爵其圖象規其重二鈞聲中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為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是黃鍾之宮不得同於黃鍾最長之律之證不別製律而曰黃鍾之宮何也宮之言中也半也黃鍾之宮猶言黃鍾之中黃鍾之半云爾

順彼遠方

呂氏春秋順作巡彬謂秦嶧山碑窺巡遠方是其證

審斷決獄訟

呂氏春秋審斷連上視折為文陸氏釋文亦曰審斷一讀絕句決字下屬

曾子問反葬奠而後辭於殯

鄭注殯當為賓聲之誤也彬謂反葬既奠無暇告賓若告殯以將葬自是應行之禮正義援既夕禮為言恐非其義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注假大也是謂大六也彬謂大大不辭假當是嘏福也大善也大假猶言善焉

非意之也

鄭注意心所無慮也彬謂廣雅無慮都凡也猶今人言大槩或模量也正義乃謂無慮猶言慮無引左氏傳前茅慮無為證又一說謂心無所思慮疏矣

醢罍及尸君

彬謂君字疑衍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彬謂苑與鬱同小雅我心苑結毛傳苑猶屈也積也

山出器車

注器若銀甕丹甌也孔疏謂援神契文不言車又引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小車垂鈎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鈎不採治而自圓也彬謂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憚於西清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記雜出於漢人之手疑瑞應車卽器車之類與

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

彬謂通典羔豚則薦新之禮太牢則時祭之禮也

下大夫六

彬謂何休桓三年公羊傳注曰士二疏曰下大夫六以上禮器文士三何氏差也

德發揚句謂萬物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彬謂此孔子自任之辭鄭注我我之知禮者也正義乃言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非也

不善嘉事

鄭注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彬謂此特泛言之非專指一事記曰昏禮不賀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三月告廟是因事而致祭非善嘉事之謂也

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彬謂賈誼書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語意尤備

水草之和氣也

詩既醉毛傳引此無氣字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詩既醉傳引此作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盧氏讀臭鬱合鬯爲句彬謂盧說是臭字以氣言猶孟子言

鼻之於臭也上文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其義正與此相發

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鄭注后君也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一事

釋文引盧植說王天子也彬謂后王當兼天子諸侯言

不友無禮於介婦

彬謂不友承上毋怠言之於舅姑之使毋有懈惰且不親友或無禮於介婦也皆謂冢婦下文方及介婦若言介婦無禮則於字無著

折稂

金壇段氏若膺曰折當是析之誤析同漸汰米也陸云之列

反非

亦微其禮

鄭注微其禮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彬謂此說非也微其禮者謂其禮簡略無執誓執爵之文五帝但法其德行三王禮意彌殷故有乞言若如鄭說是無恭敬誠懇之意以將之非至治之世也

以與稻米爲醢

金壇段氏曰經文醢字本作饗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饗字賈疏引雜問志云內則饗次糝又云內則有饗無醢周禮有醢無饗明醢饗是一故破醢從饗也據此足知內則作饗周禮作醢注內此醢云者自指周禮而淺人誤會以改經文玉藻諸侯茶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彬謂經傳凡言前後與上下通言之樂記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注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此言前後卽上下之謂

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

鄭注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君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陳氏集說舉杜洩葬叔孫一事爲證彬謂非也上言君賜車馬衣服卽賜之乘服者此雖受賜未命之乘服故別上文言之且語意一貫無由知爲受賜於天子也

此孝子之疏節也

彬謂此合上文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而言是乃子道之常非有奇偉過人之行鄭注言非至孝旋引文王色憂以證色容不盛語本無病正義乃謂孝心不篤失其旨矣立容辨卑無調

彬謂辨當主分辨言石梁王氏謂立容以下不主軍旅其實自言容以下皆非戎事也

少儀不貳問

彬謂貳疑也讀如詩無貳爾心之貳此與下文問卜筮爲發端記文偶倒爾江氏慎修疑脫卜筮二字非也

侍坐弗使

彬謂弗使言侍尊者之側每事必躬親之不當使人也

不執琴瑟

彬謂君子無故不撤琴瑟主賓相見操琴瑟以往者其常也惟侍坐於尊者則不敢

燕則有之

彬謂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謂之晏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鄭注車有新舊也彬謂車乃器用不可以齒言服車卽指駕車之馬不言馬者連上乘馬爲文蓋馬有兩服兩驂舉服以該驂也

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彬謂此指小學言下文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方指大學之教皇氏說是也合之得二十五年蓋四十強而仕故強立不反謂之大成化民易俗近悅遠懷非有地治者不足以當之舊說三年五年卽中年攷校之事非也

又按尙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見大義焉下文言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鄭注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誠也彬謂人之資稟不同故進學之先後遲速差異汎言之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以中材言也早成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以生質之粹美者言卽學記所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也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彬謂說苑建本篇作不凌節而施之謂馴孫馴古字通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又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彬謂燔柴四句在今祭法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在今郊特牲無祭地以下之文似郊祀志所引語意尤完備蓋羣儒各記所傳故文不同爾

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官師中士下士也庶士府史之屬彬謂蔡邕獨斷云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竊疑蔡以上士當下大夫以下士當祭法之官師號爲庶人之庶人當是庶士之訛庶人指庶民之不在官者語意尤備祭義形諸色而術省之

鄭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彬謂術當爲遂遂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

坊記履無咎言

彬謂履當從毛詩作體洪範公曰體王其罔害祭義禮者體也

中庸斯昭昭之多

彬謂四多字皆言積小至大從微至著乃不言少而言多者字無達詁猶亂之訓治臭之訓香也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鄭注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彬謂此因下文刑戮之民而言其實仁卽人字古通用

詳見下

非其人弗自

陳氏集說曰自所由以進者也彬謂爾雅釋詁由從自也郭

注自猶從也昭五年左氏傳羣臣懼死弗敢自也杜注自從也孟子言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如商鞅因嬖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司馬相如爲狗監楊得意所薦皆非其人之謂

緇衣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彬謂莊猶正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陸氏釋文引庾氏曰隱蔽也彬謂庾氏說是古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有衣必見其蔽舉在前者言之上文苟有車必見其軾軾在車前也鄭注以敝爲裂則時尚有待與上下文不合

三年間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彬謂焉猶於也下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並同

壹使足以成文理

彬謂壹辭也 說見上

投壺毋憚毋敖

彬謂此卽頌所謂不吳不敖

儒行適弗逢世

彬謂史記袁盎晁錯傳贊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適之也此言弗逢世正與之相反猶所往輒窮之謂言儒者所如不偶不肯曲學以阿世與下文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語意相應

不隕獲于貧賤

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彬謂古者感士不遇多謂之落魄或落拓言窮而無所用也葢草木搖落變衰能如歲寒松柏者鮮故貧士失職侘傺不得志以隕獲言若克自樹立困而不失其所亨則貧賤不能移矣

不充詘於富貴

注充詘歡喜失節之貌彬謂揚雄方言襜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秩之謂之襜褕自關而西謂之統襦又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無緣之衣謂之統襦人之不自檢束者亦可謂之統襦故修飾之君子整躬厲行裁制委蛇有羔羊之節焉是之謂不充詘若質言之不隕獲乃君子之貧而樂不充詘則富而好

禮者也

上通而不困

彬謂管子明法解曰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正與此記言相發

附

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彬謂盧植禮記注三公五推曰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此用攷工記之文故三國志杜恕上疏亦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蓋記論國之六職無由上及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七
也而王肅傳及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楊子昭諫諸葛武侯並
作謂之王公者蓋後人校書據攷工記改之耳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六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七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春秋左氏傳

隱元年若闕地及泉

彬謂闕與掘同廣雅釋詁掘拍皆穿也吳語闕爲石郭韋昭
注闕穿也管子山權數北郭有掘地而得龜者房注穿地至
泉曰闕

桓二年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彬謂違與回同書堯典靜言庸違王充論衡作靖言庸回十
八年傳靖譖庸回非違命之謂下文滅德立違君違不忌義
並同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彬謂哀伯不敢顯言公過故但指官之失德所謂諷諫也

六年傳謂其不疾痲蟲也

陸氏釋文蠡引說文作瘰皮肥也按今說文無此語

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彬謂閔二年傳用其衷則佩之度杜注衷中也立中猶言建

國立君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十一年傳若之何不弔

爾雅弔淑皆善也彬謂不弔卽不淑同聲同訓詩不弔不祥
禮記雜記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於此傳尤切

十二年傳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彬謂周官大司徒使之相保鄭注保猶任也揚雄方言保庸
謂之甬郭璞注保言可保信也二說並通王懷祖先生曰說
文案藏也案與保通襄十一年傳毋保姦毋畱隱義尤切
十六年傳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

彬謂其叔有尊嫡之志潛謀襲鄭律以無將之義其罪大矣
何不可無後之有毋乃莊公始焉寬縱以驕其心繼復陰謀
以成其罪久之而子孫臣民咸知莊公而不直之矣孔氏正
義謂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其叔似未得其情
實

閔二年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二 庚申補刊

汪氏容甫曰鶴無樂乎乘軒謂以卿之祿秩處之故曰鶴實有祿位彬謂汪說是也記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與庶人對亦以位言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詩毛傳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僂二十八年傳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哀十五年傳衛侯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注軒大夫車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彬謂呂氏春秋慎人篇爲寒暑風雨之序矣高誘注寒暑猶苦樂高說得之

僂四年傳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疆所在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舊說

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服虔以爲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彬謂索隱說得之青州越海實齊東境西至於河則與魯分界南北侈言之以爲得以專征也

君老矣吾又不樂

彬謂不樂謂不樂爲嗣也蓋太子自知讒譖已深禍亂將及必不能久於儲位不欲歸過於君父故與詞以就死杜注乃謂姬死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義轉迂曲

五年傳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彬謂讎售也詩賈用不售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酒售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封禪書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

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歷書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索隱曰漢書作讎讎卽售也

杜注讎猶對也非傳之本旨

七年傳諸侯官受方物

彬謂齊侯於諸侯官受方物當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疑因上文而衍

九年傳其在亂乎

杜注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彬謂杜注非也晉亂未形不當豫戒獻公且上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無暇西征齊將有亂其後果有五公子爭立之事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

彬謂十五年傳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卽卻芮所謂重賂也因韓之戰有追敘背賂之事故此處略而不言

二十三年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杜注保猶恃也彬謂此亦當從大司徒鄭注保猶任也

詳見上

二十七年傳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彬謂易資讀如通功易事之易

二十八年傳王享醴命晉侯宥

杜注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彬謂此說非也既享之後又加爵以勸之故曰宥詩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又與侑同是享賓當有侑矣如杜說是既享之又命晉侯將以幣

帛非其情實

行者毋保其力

彬謂保當從杜訓恃

三十二年傳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彬謂所黨也言無助秦者

三十三年傳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彬謂以乘韋先猶記言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馬則執鞞牛則執勒之類道途猝遇不能備禮故以乘韋先之

文元年傳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彬謂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略也古與沽通孔達恃楚而不事晉故曰越國而謀是麤略之甚杜預

劉炫並謂其合古之道失今之宜孔達不能受命盟主橫挑疆大何合古道之有

六年傳改蒐于董易中軍

彬謂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作董澤是

七年傳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

句

彬謂能與也言與人亡於晉不與之見於秦

十五年傳訓民事君

彬謂訓猶順也

十七年傳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彬謂雖與惟同

宣四年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彬謂達猶通也行也歸生聞宋之言當以討賊爲義因循不果甘蹈弑君之罪故初雖止其惡而終不可行也

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

杜注違奔放也彬謂中庸忠恕違道不遠鄭注違猶去也杜

因崔氏出奔緣辭生訓爾

十二年傳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彬謂爲有也孟子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也不可敵也不爲是征二句一貫言不可與敵卽不有是征杜注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非是

成二年傳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劉炫規過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彬謂劉說爲長

何臣之爲

彬謂爲有也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彬謂有訓爲傳曰下臣獲考死其又何求狼暉曰吾未獲死所娶夏姬而死是謂不獲死言非正命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

彬謂宴安也

余雖欲於鞶伯

彬謂呂氏春秋不侵篇豫讓曰夫國土畜我者我亦國土事

之豫讓國士也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高誘注於猶厚也下文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卽不厚於鞏伯之事

五年傳降服乘纁

彬謂周禮巾車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此乘纁應是乘卿之夏纁孔氏正義乃下引墨車且以覲禮乘墨車朝爲證違失傳旨非也

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彬謂周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大壯不詳也鄭王肅作祥善也是詳與祥同下文詳以事神卽善事神之謂

子在君側敗者益大

彬謂大猶多也

十七年傳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彬謂爲亦有也

襄二年傳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彬謂服本弃力作弃功是

八年傳職競作羅

彬謂競爭也言謀夫孔多主于爭競而已十年傳師競已其杜注競爭競也下文謀之多族釋兆云詢多民之多違釋職競事滋無成釋作羅

九年傳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彬謂有與又通

其士競於教 上讓下競

彬謂競疆也記憶以疆教之下競亦謂下自疆勉也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彬謂爾雅釋言底致也書禹貢覃懷底績震澤底定三邦底
貢厥名底慎財賦史記夏本紀引底並作致

十年傳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史記樂書合守拊鼓張守節正義守待也彬謂易治也孟子
曰易其田疇言女既無武備以久待之而又欲以班師治余
之罪也

十三年傳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彬謂應讀爲膺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彬謂易輕也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彬謂不競言楚不能自強非不能修德與晉競之謂

十四年傳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

彬謂時是也非如杜注不曠時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彬謂性之言生也牧養也此言設君以司牧俾民得遂其生
下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方指教言

二十三年傳爲人子者思不孝不患無所

彬謂所居也處也地也杜注所位處非是

二十四年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彬謂與如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故杜注言不可與等也與又訓當二十五年傳一與一誰能懼我下文出奔中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皆其證二十五年傳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彬謂爲之言有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勢尤近似

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彬謂競亦彊也

二十八年傳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彬謂二十五年崔氏殯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則殯葬

不以禮明甚遷于大寢必外內易故以故棺尸崔杼于市蓋置杼尸于莊公之棺以示肆諸市朝之意也杜注謂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非也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卽崔杼葬公之地

昭元年傳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彬謂詩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釋文引韓詩懲苦也此言小國失其所恃則苦諸侯而俾之怨憾將相率而阻大國之命也

主民翫歲而愒日

彬謂主民爲民之主

於是有煩手淫聲悁惓心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九

庚申補刊

彬謂惛淫也堙塞也惛以心言堙以耳言故下文言君子之
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惛心也

昭三年傳而或煥休之

彬謂或之言有也

昭四年傳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杜注亨通也彬謂亨與音同易公用亨于天子釋文亨獻也
姚云享祀也王用亨于岐山馬鄭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
云獻也

昭五年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彬謂滋益也好逆使臣滋敝邑爲句休怠而忘其死爲句言
楚若好逆使臣而滋益吳國君臣將解于位而亡其憂恤故

亡無日也

昭七年傳孟摯之足不良能行

宋板

彬謂良善也不良能行卽不能行之謂

昭八年傳怨讎並作莫保其性

彬謂性之言生也

昭十年傳夏有告陳桓子曰

彬謂有或也

十二年傳將何以在

彬謂在存也

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

彬謂競爭也勸勉也助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彬謂形與刑同荀子臣道篇刑下如影楊倞注刑制也詩思齊刑于寡妻釋文刑法也韓詩刑正也此謂正民之力而無淫慝也

十三年傳不從欲

彬謂從與縱同

淫芻蕘者

彬謂陸機演連珠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李善注淫侵也無爲爲善矣

彬譚上爲字當訓知故下言唯夫人知我十四年傳殺親益榮

彬謂呂氏春秋務大篇其名無不顯者高誘注榮顯也此言叔向殺其弟而名益顯雖不義猶義也

十六年傳爲嗣大夫周於諸侯

彬謂周徧也承命以使周於諸侯作一句讀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彬謂而如也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彬謂前僖公三十三年有商人弦高以乘韋犒師之事則商人亦鄭之貴族非泛言商賈之人也

二十年傳不蓋不義

彬謂廣雅釋言蓋黨也琴張欲弔宗魯是黨惡也

二十一年傳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

彬謂輿卽車禮器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此文輿與器對則載音以出故下文曰輿以行之

二十二年傳無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

正義亢高也彬謂廣雅釋詁亢遮也亦扞蔽之義視孔爲優二十五年傳臧氏竊其實龜僂句

杜注僂句龜所出地名彬謂古書中未見地名僂句者凡物之中央隆高而旁屈者謂之僂荀子儒效篇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指猶屈指屈則中必高莊子達生篇句僂丈人承蜩孔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龜背中高而兩旁下故謂之僂句句與偃同聲猶偃僂也揚雄方言車枸簍

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

屈蓋弓亦中高而旁下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曲脊謂

之偃僂人之背曲者謂之僂今人呼跪背者爲龜背亦曰僂背下文僂句不

吾欺也猶云龜不吾欺若曰某地不吾欺則不辭甚矣

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彬謂咸黜之咸讀如克減侯宣多之減

帥羣不弔之人

彬讀弔善也杜注訓至非

二十八年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彬謂光廣也

二十九年傳夫物物有其官

彬謂疑衍一物字

定元年傳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

彬謂中得也

四年傳五叔無官豈尙年哉

彬謂史記管蔡世家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下文周公旦承成王命封康叔爲衛君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此言五叔無官正以其不在王朝也六官之長始謂之官上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冉季爲司空是也曹爲伯甸杜注謂以伯爵居甸服

則不爲王朝卿士可知昭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則在王朝者謂之王官又五叔自指管蔡成霍曹索隱所注甚明杜注并毛叔聃數之非是毛叔聃卽冉季載孔氏正義乃謂杜以振鐸是周公同母故不數之顯與史記違異尤屬無稽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彬謂安猶緩也

哀元年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彬謂配天謂受天命爲天子也故曰不失舊物

詳見上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彬謂呂覽長見篇三年而知衛國之政高誘注知猶爲也詩率彼曠野毛傳曠空也此言民不罷勞自無怨讟故雖死而

非徒死也

十二年傳用田賦

彬謂司馬法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一匹牛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爲長轂一乘成元年作邱甲杜注謂使一邱之民出一甸之賦雖橫征暴斂恐不至此竊疑一邱之中但出甲士三人耳其馬牛步卒長轂仍用甸賦故謂之邱甲田與甸同田賦卽甸賦當是馬一匹牛三頭之外又用甸賦於常賦之外直增一倍然於古籍無徵未知是否

十七年傳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彬謂此注劉炫規過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類裔焉二字宜

向下讀是也廣雅釋詁裔表也裔焉大國猶言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孔氏正義不信劉說謂裔焉爲助句之詞且閉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不知繇辭無不韻者竇與踰爲韻猶專之渝與攘公之踰爲韻但非通體用一韻耳

春秋公羊傳

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彬謂今禮記並有之何氏但引魯詩則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學各記所聞明矣

桓十五年傳末言爾

何注末者淺也彬謂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爾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莊十三年傳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

何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引曲禮下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也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彬謂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言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云已也

僖二十二年傳吾雖喪國之餘

何注我雖前幾爲楚之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徧弱彬謂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是也左氏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舅犯曰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

春秋穀梁傳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軍得曰捷戎菽也

范注菽豆楊士勛疏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徐邈曰今之胡豆舊解以爲依違其文恐失傳旨彬謂來獻戎捷自是獻山戎之捷春秋書獻捷者屢矣縱克山戎并得胡豆亦不足紀于春秋且不言戎捷而言菽捷不辭甚矣

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

穀梁傳同

遠國至矣則中國曷

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何注晉楚大於宋不序晉楚而序宋者實晉楚之君不至但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獎大

霸功而勉盛德也穀梁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彬謂江黃近楚齊宋之致江黃所以體霸主之心披其與國以致楚也非特楚不能至即魯亦未嘗至故盟于貫明年會于陽穀雖有召陵之盟終不能致楚其後楚滅江黃中國不能救雖要盟何益乎楊士勛曰春秋以魯爲主魯若爲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是也

十五年傳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彬謂光與廣同

襄十九年晉上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彬謂朱子言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善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如諫行言聽一如未諫未言者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士句之不伐喪自是合禮若旣褒之又責其專大名則予奪兩無所據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七終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庚申補刊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

彬著

論語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彬謂此章但教人孝弟上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此言孝弟爲仁之本仁卽人也論語人仁多不分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觀過斯知仁矣仁皆讀若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後漢書吳祐傳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亦作人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彬謂此與禮記所稱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

況於人乎語意正相發言犬馬亦有芻豆飼秣皆可謂之養
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亦是此意
若比父母於犬馬則儼不於倫矣

管氏而知禮 富而可求也 君而知禮

彬謂而並與如同

未知焉得仁

王充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伐已位而伐宋以百乘
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
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
仁義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

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
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充此篇敢
於詆訾孔子可謂非聖無法然不知如此焉得爲仁與聖人
語意昭合意必夏侯蕭韋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又按
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
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
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尙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釋
文鄭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引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師古注言
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及遠也並同充說
富而可求也

彬謂史記引作富貴如可求鄭注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是

富下當有貴字

古之賢人也

哀公三年公羊傳何注引此節疏曰子曰古之賢人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彬謂觀此則賢人之人亦當作仁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彬謂此聖人不以生知自居而處于學知也敏勉也蓋信而好古而勉力求之若作疾速解則非聖人誨人不倦之心矣

慙慙而不信

包咸注慙慙慙也彬謂後漢書劉瑜傳臣慙慙推情章懷太

子注慙慙誠懇之貌廣雅慙慙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慙空古通用慙亦與欸通屈原漁父吾能惘惘欸欸樸以忠乎欸欸亦慙慙之謂

固天縱之將聖

曩嘗疑將聖之將當訓大方與下文又字相對後見錢少詹集已暢言之按論衡知實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則其誤實始于漢儒也

齋必變食

彬謂王齋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曰舉則變食設盛饌特不食葷耳非食澹茹素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庚申補刊

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彬謂而與若同猶與也饅餲魚肉皆對舉之詞
式負版者

孔安國曰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彬謂周官之書版者甚
多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王官之士庶子爲之版以待生齒
之書於版特其一端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爲民數且聖人
繫心天下不忘斯人不在道塗之式否反覆思之負版當讀
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
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

唯求則非邦也與 唯赤則非邦也與
彬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莫非爲邦之事特詞意謙與使人不覺
耳非曾皙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曰皇侃義疏得之
問管仲曰人也

彬謂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
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卽仁之謂孔子於
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
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賜也賢乎哉

彬謂賢猶多也禮記檀弓又多乎哉多矣乎予出祖者語意
相類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卽有饒裕意故下文
曰夫我則不暇

果哉末之難矣

彬謂果哉六字二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亡之詞意皆相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事之仁者

彬謂事與友特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卽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蓋假借通用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畏大人

彬謂大人以位言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注天子諸侯爲政教者禮運大人世

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若以大人爲聖人則與聖人之言複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

彬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不聞多馬也哀公八年左氏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孟子必千乘之家趙岐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則千駟卽諸侯可知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彬謂相近指性之善者言相遠當指性之惡者孔子未嘗明言性善聖人之言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後儒言性究不能

出其範圍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一生願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宋儒闡明性益詳盡無遺蘊集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亦本韓退之欲以歸重性善之說而非孔子本旨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彬謂有之爲言無也言三年之喪謂通喪豈予也獨無三年之恩愛乎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彬謂此章記者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於何徵之於史記宋世家徵之其言

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乃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阮阮國

二字疑衍

懼禍至以告紂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

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彬謂宋呂本中紫薇雜說

今未見其書此條見四庫全書提要引

曰四體不勤

二語荷篠丈人自謂其說得之爲知也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田閒野老不能舍己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之人也身中清

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彬謂身作行是也中卽訓身鄭君

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

詳見惠氏九經古義

上言夷齊不降

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

尼之皆是

孝經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彬謂親近也鬼遠也言父母存則近而安之沒則遠而享之

大戴禮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各以其職來祭

彬謂何休桓三年公羊傳注引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在醜不爭

彬謂注醜眾也本釋詁然旣言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則醜當是等夷之稱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醜眾也夷齊也四皓曰

陛下之等夷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趙注醜類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注舉謂舉尸內於棺也彬謂棺周於身槨周於棺當兼動尸
舉柩言之

孟子

直不百步耳

彬謂荀子禮論直無由進之耳楊倞注直但也

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彬謂卽與則同十三字一句讀觳觫若猶言觳觫然

師行而糧食

管子戒篇曰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

謂之荒先王有游息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于身彬謂此與
孟子文有詳略而旨意則同意必三代以來之微言而孟子
管子胥述之也

敢問所安

彬謂論語察其所安皇侃義疏安謂意氣歸向之也晉語君
父之所安也韋昭注安猶善也此安字之詁皇疏尤切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彬謂荀子儒效篇亦有是言蓋七十子之所傳而孟荀述之
耳

汗不至阿其所好

趙注汗下也言三子雖小汗不平亦不阿其所好以非其事

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彬謂三子命世之賢智足以知聖何至
識見汙下阿譽所好乎古訓于迂諸字皆有大義詩溱洧洵
訐且樂毛傳訐大也禮記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
迂迂是廣大之義淮南原道訓而隕陷于汚壑穿陷之中高
誘注汚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滂李善注滂漫也潘岳
西征賦注汚與滂古字通此言三子縱爲大言必不肯阿私
所好以譽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趙注迺謂孟子知其
大過故貶謂之汙下謬亦甚矣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彬謂隱猶蔽也以用也此言惠進而不肯蔽賢必行其道趙

注謂進不隱已之賢才失之

西夷之人也

史記六國表序故禹生於西羌裴駟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
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按今孟子無此文

舜往于田

彬謂趙注依爾雅爲說其實不盡然凡蒼天昊天之名對文
則別散文則通人疾痛則呼天不必問其何時如黍離之蒼
天不必是春雨無正之昊天不必是夏以此推之舜之號泣
何必定爲秋天乎

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彬謂旣言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五十而慕者何也人生七

十八十皆爲中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人子五十而慕則終身統此矣且古籍言五十者皆指終身論語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孔子年邈七十晚而好易不必定在五十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與終通文王壽躋百齡則五十爲終身之辭益可見矣

堯之於舜也

兒子士彥曰此節當是敢問友章文脫爛在此當在舜尙見帝之前上文位秩祿晉平公不與亥唐其之此言養舜畎畝是天祿也加諸上位是天位卽天職也上言非惟百乘之家爲然非惟小國之君爲然復變文言晉平公之於亥唐也此言堯之於舜也上言非王公之尊賢者也此言故曰王公之

尊賢者也文勢無一不緊相貫注下節舜尙見帝以天子之友匹夫結萬章問友之旨末節用下敬上又以貴貴尊賢對舉結王公尊賢之指孟子義法精密於此可見若士之不託諸侯逐條問答辨駁盡致至非養君子之道也義蘊已罄再增堯之於舜也則爲附贅懸疣矣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彬謂白馬白人其白不同兩也字與邪字同與下文長馬長人一例異於猶言異夫非衍字也言異夫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無以異邪馬之白異於人之白則長馬之長殆異於長人之長明矣上文犬之性猶牛之性言犬之性亦不同於牛非但與人異趙注謂犬之性豈與牛同欲是也此注言白馬

白人同謂之白殊失孟子本指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彬謂顧說良是趙注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辭不別白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邢叔明注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類此者多矣易繫辭潤之以風雨風不可言潤禮記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得言造皆從一而省文者也

有牯亡之矣

彬謂有與又同

子服堯之服

彬謂服習也事也服堯之服當是習堯之事與誦堯之言行堯之行略同文子曰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與行對舉亦指事言蓋堯之黃收純衣非常人所能御而桀亦不聞有奇袞不衷之服也

五十而慕

彬謂五十指舜終身言

詳見上

一者何也曰仁也

彬謂此皆孟子答詞與上其趨一也一氣貫注趙注謂髡問一者何也非是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上 庚申補刊

彬謂焉猶於也親戚謂父母錢少詹事王侍郎言之詳矣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彬謂動容周旋中禮卽中庸之從容中道盛德之至卽聖人
一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六十八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